



(台湾)卧龙生 著

烟锁江湖传

②

江湖情



②



烟锁江湖传②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藏书章
(合) 即 龙生 章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十四

南天神丸大惊失色，忙地一抖长剑，剑化彩虹，一片光芒，紧紧护住自己，尚可支持。

他右手舞剑，左手掏出弹丸，急急打出，那弹丸兀自震回，更吓得胆颤心惊，额角冷汗涔涔淌下来。

“轮回术”虽然快速，但极轻松，每一招连续起来，功在困扰对方，然后任何一招皆可取对方。

同时另一功用，是在耗损精力之后，运动“轮回术”，又可恢复精力，因而文龙战得越久，精力便越发旺盛。

文龙精力充沛，见南天神丸渐露败象，心中窃喜。他骤运剑，右剑下沉，左剑上挑，正要点中那南天神丸要害，突然林内长啸一声，文龙一愣，双剑一滞，老奸巨滑的崔天蛟乘机打出三粒弹丸。虽然狠绝，双剑已划破他的衣服，伤及他的胸脯，弹丸也随势疾出，文龙躲过两颗，一颗穿肩而过，一时间右臂麻木。那林中啸声复起，他急退十数步，也长啸一声。

这时他见文龙右臂下垂，知道中了一弹，心中大喜，一个箭步，走中锋，领剑诀，使出浑身解数，骤递“圯桥进履”，急扎文龙玄机。

这时文龙右臂疼痛难耐，事关生死存亡，只得用左臂舞剑挡招，呛啷一声，两剑相触，两人皆退后数步。

文龙一发狠，怒啸一声，四野微震，左臂急抖，劲力灌注，剑势凌厉，霎时逼得南天神丸连退数十步。

他暗中叫道：“果然厉害，这文龙的本领，相传无讹。”

他利欲熏了心，哪便就此罢化。无论再厉害的人，一受伤，尤其臂伤，定然处处受制。因而，南天神丸这一念之错，以为文龙就会从此伏诛。

所以，他在文龙左臂运剑将他逼退数十步后，又复领剑攻来。一柄剑舞得毫光四射，向文龙上下、左右、前后，无命连招地剝、扎、点、劈。

而文龙在这生死关头，哪敢疏忽，倘不留意，便会命归黄泉。

因而，他急抖左剑，虽不能纵身飞跃，但他掠地施招，只见文龙躲、闪、避、退，尚可免细迎招，可是他已处处受制，步步被动，险象频生。

看看相持了顿饭时分，文龙一时性起，大吼一声，声震四野，剑势陡变，虎目暴睁，又怒啸一声：“着！”

破野一声惨叫，南天神丸左手五个指头被剑斩去，他拔腿向东边林内窜去，迳回江南。

阴风鬼手见崔天蛟负伤逃走，便也抽身离去。

这时文龙右臂疼痛难耐，霎时觉得四肢无力。这时啸声又起，他也清啸一声，霎时四野回荡。

这时候林内奔出一匹骏马，快似流云，眨眼间到了面前，文龙勉强将剑纳入鞘内，一时支持不住，向前倒下。

那火骠可算得义驹，也颇懂人性，它忙地伏身，文龙恰好倒在马鞍上。

文龙四肢松软，头也垂下，气若游丝，只是不曾断气。

火骠一阵阵哀哀低啸，象是悲鸣哀悼它的主人，立时扬蹄破空急奔。

这时天已薄明，火骠奇速，向南方穿林疾走。

天色大亮，火骝也不敢停下来，不走官道，尽走小路，遇人即避，十分通灵。

文龙骤疼一阵，因而昏迷，况且精力耗损太多。

目前渐渐苏醒，只是不能动弹，过了一个时辰，忽然间狂风大作，天上乌云密布，闪电连续，雷声隆隆，豆大的雨滴，哗哗落下来。

火骝见状频频低嘶，急急奔走。约走了顿饭时分，雨越下越大，宛如倾盆倒下。又过了一个时辰，雨过天晴，火骝稍缓脚程。

文龙经此大雨一淋，原是负伤，这会也就发起烧来，弄得昏迷不醒。恰在这时，火骝在岗上望见山坡下面有一茅舍，炊烟缭绕，于是奔下山去。

它伫立茅屋前嘶声不停，状极悲切。

突然茅屋中奔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，一见马上驮着一个死人，不禁惊叫起来，周身起着鸡皮疙瘩，颤巍巍地叫道：“二秃子，快出来，哪儿来了个死人！”

这时那茅屋里奔出一个二十上下的小伙子，一身破衣，倒还干净，头上光亮一片没有十根头发，一脸的老实，两道青龙挂在鼻下，呼噜一声吸了进去，他也愣愣地看着那尸体。

他说道：“娘啊！哪里是死人？看那人软瘫瘫的，怕是个活人呢？”

说着要近前去看，火骝怒嘶起来，二秃子又一愣怔，说道：“你这马儿，可别发凶嘛，那个哥子要是你的主人，我们给他放下来，病了，请个大夫，死了，也好安埋一下，岂不对你也好！你光这样驮着他，也不是事咧！”

他这一说，那火骝果然不嘶叫。

二秃子上前将文龙抱下来，平放在日头下面，他用手一

摸鼻子，哂道：“他死咧！娘啊！”

火骝一听，急奔过来，用鼻嘴不住亲着文龙的嘴脸，随着哀哀悲鸣！

老太婆说道：“二秃子，你摸摸心口还跳不跳，不跳就是死了。”

二秃子果然摸一下身子，将衣服解开，看见右肩有一个洞口，血肉模糊，又叫道：“娘，他叫人家打伤了嘛！唉，这不知道哪些王八羔子把这个人打伤的。”

老太婆说道：“儿啊，还不快些摸他有气没有？”

二秃子一摸心口，叫起来，说道：“他心口跳得紧呢！是个活的嘛！我就说人死了会僵硬的。”

老太婆说道：“快把那人送到你的床上，为娘的冲碗姜汤来灌救他。真造孽，这年头，真不好混日子！”说罢，老太婆迤自去园中取姜，二秃子将文龙抱进三间茅棚靠右边的床上。

须臾，老太婆拨回姜来，用土罐煮了一大碗，颤巍巍地送到床前，一眼看见二秃子拿着两把剑，翻来复去地看，老太婆叱道：“二秃子，你去玩那小伙子的剑干什么，还不快些放下来，灌救他！”

二秃子向来孝顺，忙地将剑放好，慢慢将姜汤灌了下去，然后拿了床破棉被将文龙给盖上。

顿饭时分，文龙大叫一声：“疼死我也！”他张眼一看，怔怔出了会神，也就沉沉睡了去。

文龙第二天睡醒，觉得头昏脑胀，四肢乏力。他知道灵芝露可以医治百病，向口袋一摸，哪还有个影儿，不觉凄然流泪。

文龙一病不起，缠绵病榻，不提。

且说凌波燕，见母亲追赶南天神丸崔天蛟，心中甚为着

急，恐怕母亲有失，于是飞身出窗，急追母亲，追赶了三五里路，哪有人影，又不放心文龙，急急地赶回云庄，飞身进了绣阁，哪里还有文龙的影儿。床前鞋子仍在，不觉大惊失色，以为他们用调虎离山之计，将文龙赚走。

不觉凤泪流泪，怆然说道：“文龙啊！文龙，难道我们夫妻就是如此短促吗？”

说罢，泪珠儿簌簌落下，旋即放声痛哭起来，悲悲切切。哭了一阵，她急急来到飞天鼠房间一看，哪里还有人影。芳心更焦灼万丈，欲哭无泪，平时她即对王化文怀着戒心，这一刻认为势必被王化文领着那些人将文龙弄走了。

于是将泪水擦干，带着青霜剑，带了千多两纹银，找到那两个贴身丫环，将两匹白马套上香车，连夜向东追赶文龙。

波燕所以向东追赶，主要她思考到文龙是劫钦犯的人，他们得手，自然奔北京。因而也不顾及母亲，迳自带着两个贴身丫环而去。

再说苹儿见文龙追赶严大鹏，心中真是高兴，精神一振。

王化文见文龙出现，稍微一慢，被苹儿翻腕扣住左手寸尺关，立时受伤，他见苗头不对，拔腿跃身下房，向云庄外面急奔。

苹儿哪能轻易饶他，于是也就急奔追赶，到了庄院外面，苹儿便也追上，于是两个人又交起手来。

约盞茶时分，王化文堪堪落败，苹儿发狠，一掌破空劈下，掌带劲风，凌厉无比。

突然一声怪叫，骤觉右臂一震，急急斜飞躲闪，一团黑影滚滚来到。

那团黑影拉起王化文尖声尖气说道：“还不快走，更待何时！”说罢，两条黑影掠地急奔。

苹儿哪里肯舍，急急追踪。霎时追去五里路的模样，他们乍失踪迹，于是也不敢再追下去。

同时也担心着王氏，便转身急回云庄，离云庄大约还有三四里路，突然听到哼唧声，声音极其微弱，心儿卜然乱跳，不知道是谁受了伤。

等她去寻找时，哼声又听不到。正待举步回庄，哼声复起，这下可听清楚，是她站处右边，那一带全是没胫的茅草，她悄悄地移步向前。

那哼声越来越清晰，觉得声音极其熟悉，心中大骇，再一细听，更是魂儿出窍，忙地向前，拨开草丛一看，正是太君负伤倒在草丛中。

她骇得六魂无主，忙地背起王氏，拔腿飞奔回庄。

到了庄内，将王氏放在床上，迎灯一看，只见她满脸血痕，状极惨然，心中一悲，簌簌落下泪来。

她含着眼泪，再细看，那鸽卵大小的弹丸深陷在王氏脸颊上，牙骨已碎。再一看王氏肩头，也中了一弹。

苹儿不由银牙咬碎，暗骂道：“崔天蛟，哪天遇到我，定将你碎尸万断，方泄心头大恨！”

苹儿含着两泡泪水，幽幽地站在王氏床侧，不久，见王氏双眸微张，她叫了一声：“太君！你怎么受了伤？”

王氏泪水溢出来，不能讲话，看情形想是关怀着小姐与林公子，她不知道怎个回答法。最后，她忍着哀凄，说道：“你放心好了，林公子已经复原，同小姐一块追仇人去了，他们武功了得，想不妨事，你宽心静养吧！”

王氏听她这样一说，也觉安慰，点了点头，但老泪仍自双目溢出来。苹儿也忍不住，陪着流泪。不久，王氏哼唷着昏沉沉睡熟。

她急奔向波燕闺房，远看灯火明亮，不胜高兴，以为小姐回来了。轻身纵起，穿窗而入，一看房内，哪还有人影，衣箱凌乱，更觉吃惊，忙地看了看放金银的箱子，也打开了，千余纹银不翼而飞。

她忖道：“难道小姐也出了什么岔子，倘是太君知道怕也不能活命！”想到悲切处，泪如泉涌。

哪里想到这一夜间，就有这多不幸的变化，这祸根还不全是王化文所引起的吗？

想了想自己也太粗心，倘是剑在手中，那王化文怎么也逃不了命的。哭了一阵，转身斜睨床上，见一个小巧玲珑的白玉瓶儿，斜倒在枕头旁边，她到床边拿起来一看，一时间呆住了。那上面写着五个字儿：“仙品灵芝露。”她兀自怪异，灵芝就是灵芝，何以还有灵芝露，同时这露是从何处来的？

愣怔了会，不觉喜笑颜开，叫道：“太君有救咧！”拿着灵芝露，飞身下绣阁。正自高兴，突然间人影一晃，忙地张目四望，哪里还有踪迹。苹儿自以为是眼花了，她匆匆奔进房内，见王氏奄奄一息，状极可悲。

她取出金钗，将王氏牙齿撬开，打开瓶盖，马上房内四溢芳香，知是仙品灵丹，于是小心翼翼地，向王氏口中倒进三五滴，盖好瓶盖。觉得王氏出气也大了些，心颇感安慰。

不觉鸡唱三遍，她一直守在旁边。虽然她得灵芝露，王氏性命无忧，但是小姐与文龙下落，也更使她担忧。

看看天已薄明，因为是深宅大院，有些仆人们还不知道夜间发生了大事。突然官马厩的家人，急急跑来，叫道：“苹姐姐，不得了！”

她急急奔出，叱道：“太君玉体不适，为何大惊小怪的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家人说道：“小姐的香车被人窃走咧！因而急急前来告诉姐儿一声，禀告太君、小姐一声。”

苹儿说道：“我知道咧！不要大呼小叫。”家人匆匆离去。

她刚要转身，又一个家人奔来，说道：“王相公不知道哪里去了？我到处问，都不曾见到，而且……”

苹儿怒道：“他早死了！问他干什么！”

那家人瞪着双眼，愣怔怔地，转身离去，嘴中叨叨不休，说道：“他死了，真怪，昨晚还喝酒嘛？”

她奔进房中，王氏仍酣睡未醒，随着她回到自己房中，取出金创药来，用细纱蘸开水，将王氏脸上血痕洗净，将那弹丸取出来，上了药粉。把王氏受弹丸伤的肩头做好手术。

放下帐儿，这才出房叫了两个小丫环，吩咐她们守在门外不得进房，听到太君转动身子，便去找她。

吩咐之后，到前院四处张罗了一阵。

不久，太阳出山，王氏已醒来，恰好人惨汤也煮好，苹儿喂王氏吃后，她才能说话，问到文龙与波燕，苹儿说：“他们见太君好，出去耍子去咧！”

王氏信以为真，面露笑容，问起王化文，苹儿不敢实情相告，只是含糊其词，幸好王氏不曾追问。

看门家人，匆匆跑来，叫道：“苹姐儿，快出来，庄前来了几个怪男女，象是不怀好意，他们说要来会一个王凤娥的，我告诉他们说没有……”

王氏听到不觉一愕，心中着实不安。苹儿见状亦自惊惧，撒腿奔到庄前，一看果是一伙奇怪男女。

十五

她仔细地打量着这些不速之客，知道尽些些武艺高强的人物。尤其见到一个道姑打扮的中年妇人，肩头上落着一只金羽金睛的鹏鸟，更使她狐疑万分，不知是敌是友？

正自怔愕间，一位面如桃花，翩翩风流的少年，踏步向前一揖，说道：“衣问姑娘，这儿可是凌府？”

苹儿听那美少年一问，粉脸泛红，忙地衿衿一礼说道：“不知相公有何贵干？所找何人？”

那位肩上落着金睛鹏鸟的中年妇人说道：“你的主母可是叫王凤娥？”

苹儿不止惊，而且还气，眸子闪动，不愉快地说道：“你们是寻仇抑是闻名而来，请赐教尊姓大名！”

另一个道姑，笑道：“你禀告你的主母，就说玄天女陈翠英专程来访。”

苹儿双眸一闪，初时一愕，继而笑道：“主母昨日他往，俟主母返来禀告后，便亲自前往贵处回拜，祈两位老前辈厚谅。”

说罢正待转身进门，玄天女陈翠英叫住她，说道：“我们远道而来，稍候几日无妨！”

苹儿暗叫道：“糟了，看情他们定是寻仇而来的，不若打发他们一顿，要他们不敢小觑云庄。”

她倏然面色一沉，双眉倒竖，冷笑道：“你们既是来访，已告诉你们主母不在，是否要赖死在这儿不成？倘不离去，莫

说我对客人不恭。”

一旁却惹恼了林文玉，新月眉一扬，娇叱一声，说道：“你这女子可真蛮横，出口代办处人，敢情还想比划两手？那便发招罢！”

苹儿素性高傲，哪里还忍得下，怒容满脸，怒叱一声，眸子乍张，说道：“云庄还容得你们撒野！知越，便赶快滚走，互不相犯，倘要硬逼，也不会有你们可占的便宜。”

林文玉怒叫一声，针锋相对，反唇骂道：“好哇，你狗眼看人低，越发可恶，接招！”

话未落，娇躯一矮乍长，起在半空，纤手一缩一伸，右掌下沉，人也凌空下坠，掌带玄天劲力，如天马行空，眨眼递到。

好个苹儿，见林文玉这记“苍鹰下攫”来势疾而猛，自不敢怠慢，身形乍矮，娇向左一倾，人已闪开，一晃身，就地回掌，来到文玉背后，右手上掠，急点她右肩井穴，势猛而疾，堪堪点到。

文玉冷然一笑，翻身急退复进，右掌斜出，“天狼入户”，急点苹儿玄机穴。

苹儿娇叫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她不躲不让，眼看文玉掌已递到，骤出一掌“观音坐莲”，以静制动，一股劲力潜周身四围，随掌拍出，猛烈无比。

文玉哪是弱者，见她不躲不让，便知有备，且还以奇招迎招、化招。

于是文玉急撤招，小心儿早已气愤，冷然一笑，斜身，就地一掌，眨眼间便到苹儿身后，‘分叶折花’，掌走轻盈，且暗潜劲力，罩头劈下。

这苹儿可真了得，矮身急长，右腕向上一伸，“擎天一

柱”，掌挟狂飚，文玉一时撒招不及，危在旦夕，间不容缓。

这当口，突然破空一股狂飚，准备厉无比，苹儿骤觉一震，向前踉跄三五步，林文玉便也倒退三五步，一时间苹儿转身一愣，文玉更是是惊愕！

玄天女陈翠英笑道：“你们打起来，有什么劲。你这女子，不快叫龙头拐王凤娥出来，同我玄天女陈翠英比划两手。再说，我们此来，志在必会王凤娥！不会也得会！”

苹儿妙目一瞪，知道适才这股奇力，是指名太君比划的道姑所发。她何等聪明，知道这些人皆是强手，虽然气极，也不敢轻举妄动。

她说道：“你们是寻仇，便约好日期相交！何要趁太君不在，定要指名骂阵，你们可懂得江湖上规矩？”

肩上落着金睛鹏鸟的罗凤仙道姑笑道：“约期也好，指名骂阵也好，今天务必要叫王凤娥出来，才好解决。”

“你这小女子是谁？要不通报，可别说我们这伙人不讲理，打进庄内，将王凤娥老婆娘一阵痛打，看她还敢不敢闭门不理！”

苹儿一时弄得六神无主，动手罢，她有自知之明，别说对付那两位道姑，就是适才那女子几招，便也狠绝，要是再过数招，定会落败；不动手罢，他们这伙人硬是要太君出来，倘是她再负伤，又该怎么办？因而犹豫、彷徨，不知如何是好，急得双眸蕴泪。

陈翠英见苹儿一时犹豫不决，进退两难，也看出一点眉目来，于是说道：“你这女子也不懂情理。你主母倘使一时不便相见，亦该通报一声。”

“难道说你们云庄是铜墙铁壁，便可挡住我们吗？想是日来贵庄有何变故，不妨直说，何在疑神疑鬼的，我们同你家

主母原是旧交，是专程来访的！”

玄天女陈翠英一番话，说得苹儿无言作答，娇面飞红霞，听她说出什么变故事儿，更觉事情不妥，正待顶撞几句，家人忙地来到庄前，说道：“太君要苹姐速支问话！太君已醒来了。”

女哪吒罗凤仙一闪目，说道：“这女子，你主母在家，为何要欺骗我们，今天老婆子不出门请我们，连庄也不让进去，姊姊，你说说，这龙头拐变成了狗头拐，大刺刺的，理也不理我们，咱们索性打将进去，看老婆子舍不舍得三顿茶水！”

苹儿真也乖巧，听这肩负金睛鹏鸟儿道姑的话，马上笑脸相见，说道：“并非不通报，只因太君有疾，且我们敌友未辨，请两位仙姑稍候，等禀明太君再说！”

女哪吒罗凤仙笑道：“这还算话。你只消说二十牌前风尘三侠中两个女侠来见，便怕她不倒履迎出！快走！快走！”

苹儿一愕，暗道：“风尘三女侠倒是听太君说过。”马上说道：“请稍候一刻！”

说罢一阵风儿般地入庄院去了。

这边玄天女笑道：“二十多年未见，她也会老咧！今天我们又相会，真是不容易。”

女哪吒罗凤仙说道：“倘不是小翠姐姐说起凌雅轩住在这儿，我们怎地也不会想到。”

霎时庄门大开，女哪吒罗凤仙一看，大门内院中由适才女子扶着一位发色苍白的老婆婆，脸上包着布，不是王凤娥是谁？”

她说道：“姊姊，难怪她不露面，想是负了重伤。”

话刚落，她们已到庄院门口，王氏一眼看到她们，双目一闪，簌簌落下两颗老泪，这边陈翠英、罗凤仙两个也急步

向前，陈翠英正待说话。

王氏便叫道：“原来是你两个，我当是谁指名骂阵，要是寻仇的人，还这般斯文！你们真个来得好！真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后，又重逢咧！”

女哪吒罗凤仙也簌簌落下两滴泪来，说道：“凤娥姐姐，你头发苍白咧！咦！眉也白了，只是面容还不老！我们倘不指名骂阵，你还会理我们，我怕还要饿着肚子离去。”

王氏忙道：“不快进庄，还站在太阳地里，有什么趣儿？你们是初来，也是贵客，别的倒没什么好吃好喝的，只是可以填饱凤仙姑娘的肚子。”

她这才看清翠英与凤仙道装打扮，吐嗤一声笑道：“你们真上修全真呢！倒是我得先问两位妹子，吃荤还是吃素？”

女哪吒罗凤仙说道：“荤素皆好，有吃有喝便行。”

晚一辈的几个在一旁笑着，觉得她们霎时年轻了。

陈翠英忙道：“文玉，快见过你的伯母！”文玉向前一步，跪下拜了三拜。

王氏忙地扶起，说道：“文玉与文龙真个很像呢！”

她这一说，玄天女陈翠英、女哪吒罗凤仙、林文玉与那两个桃面的少年书生，皆大吃一惊。

陈翠英忙地问道：“姐姐何时见到文龙？”

王氏说道：“他同波燕打猎去咧！”

陈翠英闪闪眼也知道不是梦，一时悲喜交集，一把拉住王凤娥，问道：“可是当真？”

王凤娥笑了笑地说道：“谁还骗你？”

苹儿在一旁霎时面色大变，悄悄向王凤娥耳边说道：“太君，适才太君负伤，问到小姐与林公子，奴婢不敢实情回答，怕太君损伤身体，小姐与林公子……”

王凤娥急得面色倏变，双目流泪，截断苹儿的话，问道：“小姐与林公子，他们怎么啦？快说！”

苹儿满脸泪水，说道：“林公子昨晚追严大鹏未回，小姐驾香车出走，想是追林公子去了。”

只听一声大叫：“儿啊！只是一夕之差，母子又不能相逢，难道说是天公蓄意安排！”

说罢，陈翠英一时间晕了过去。

金凤、银凤见状大骇，急急向前帮文玉扶住，玄天女陈翠英老泪纵横，悲切万分，林文玉早已成了泪人儿。

罗凤仙含着泪，说道：“快扶她进庄内！”

王凤娥也觉头昏目眩，幸好苹儿扶住，绛珠也向前帮着，这才七手八脚地一拥进了庄院，把陈翠英送至王氏房中。

半天陈翠英才悠悠醒来，怆然叫道：“儿啊，娘想得你好苦啊！霎时泪如泉涌，簌簌落下来。”

王氏忍着眼泪，凄哀哀的，不住劝道：“二妹，莫哭坏了身子，想文龙武艺绝世，且千军万马皆奈何他不得，严大鹏哪里是他敌手。想是追赶远了，便顺道他往也说不定。还是莫哭，过两天，我们一块去寻他。”

突然，文玉叫道：“这儿也瓶灵芝露！这好似飞龙之物。她这一叫，陈翠英立止哭泣，王凤娥闪落两颗老泪，金凤、银凤四只凤目落在那白磁瓶上，怔怔发呆。

苹儿说道：“这正是林公子的灵芝露。”

文玉忙地说道：“娘啊！飞龙就是哥哥呀！”

金银双凤大愕，想到土崖脱壳，以及哭衰老英雄的坟，正是林文龙，而兀自不知，不禁四目流泪，暗暗叫苦。又想到苹儿说凌家小姐飞香车追他，更觉寒心肠断，芳心凄惶。

玄天女陈翠英说道：“在老君庙，如我双目不失明，也会

看出是文龙！”

文玉说道：“他根本与女儿不象嘛！这就怪咧！”

王凤娥说道：“谁说不象，我亲眼见到。且绣帕仙子明明用绣帕告诉我女儿波燕，说他是林文龙。”

金凤忙地敛泪，说道：“绣帕仙子也跟到这儿来？”

王凤娥见金凤的惊诧神色，心中揣地觉得蹊跷，说道：“那绣帕仙子，原是一个奇丑的老婆婆。”

金凤连连摇头，怵然说道：“她是我爹爹的师侄，长得极美！武功高强，尤其内功已臻火候！她常用人皮面具。”

她这一说，文玉恍然大悟，说道：“娘啊！那天我见到飞龙手儿又白又嫩，何以他的脸又那么奇丑，便生疑心，想他也看出来，便留下‘神明丹’，匆匆离去。”

罗凤仙一听到这人皮面具的事，便也想到那怪女人在蝎子镇外丢的那个蝴蝶金钢珮的事。忙地问道：“银凤，那蝴蝶金风珮是否那个怪女人所丢？”

银凤忙地回答道：“怎地不是呢？她同我交手时，根本不曾见到，等她跃身上马离去时，才见到这蝴蝶金钢珮，不是那丑女人的，还会是谁的？”

当时她还说要我问张义山便知那乌龙驹来由，谁知张义山便得急症死了！爹爹又他往，不知道那怪女人到底是谁？”

金凤说道：“那还会是谁？那怪女人不就是绣帕仙子，她既然给文龙面具，难道她便没有？她知道飞龙是谁呢！”

正在你一言我一语之际，突然波燕带去的两个丫环返来，进房向王凤娥叩过头，说道：“禀告太君，小姐同一位老婆婆前去开封，要小婢回家禀告一声，请太君不必挂念。”

王凤娥主征心来，但是对文龙的安危，却萦挂心头，弄得愁眉不展。